晉綏日報

創刊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　社址：興縣

第一三八三號　原名：抗戰日報

重要通知

各分社、記者、特約通訊員、通訊員暨工作同志們：

為適應當前工作中、準備春耕中的一個嚴重的政治任務，希望根據行署發放十萬萬貸款的決定（見二月二十八日本報）的方針與精神，抓緊進行採訪與報導：（一）各地如何發放貸款，貸給哪些人（不要單純的統計數目字，要有具體村名、人名、貸給月日），及其生活狀況等介紹（應注意貸款後，幫助貸到戶中，添購籽種、農具等）。（二）發放貸款中，對大公無私的幹部，應予表揚；自私自利，不發放貸款的幹部有貪污營私行為，應即報導揭發。（三）報導群眾在生產中的問題及經驗，以上各地的報導及時交換經驗，推進工作。

本報編輯部　晉綏新華社

三月一日

崞縣南大常農民團結起來 向地主要約鬥爭勝利

（崞縣訊）南大常土地改革告一段落後，由於前次清算中未向地主把契約要出來，農民對已得土地大都抱着懷疑態度，個別農民亦曾自動向地主要過幾次，但始終無效，這次農會決定「全體農民團結起來，向地主作退約的鬥爭」。一百二十多個農民堅決地參加了鬥爭。一月八日月夜，群眾在村公所門前集合，農民的口號是「消滅封建剝削」「契約是我們的」「我們要約」，「要不出約來就挖不斷窮根」，農會秘書劉大宗：「地主不給約怎辦了」群眾齊聲說：「和他鬥爭！」同村反對勝利後，群眾一齊擁向地主趙錦虎家中，地主趙錦虎外號叫「灰菜餅仔」，此時卻偷偷地跑了，只得見群眾力大，只好把契約全部交出來；作為在契約中發現有新寫的假約，地主們想混過群眾，農會秘書當場向群眾揭告假約，但群眾不斷高呼：「快給約來！」看到群眾的氣勢浩大，表現出非常一致與堅決，地主們不敢抵賴了，只好把約全部拿出來。貧農陳金海高興的說：「我以前要了幾次，都沒要出來，今天我才認得了，團結起來力量大！」三家地主的契約要出來後，農會決定第一，小地主的契約，派人通知：「要他們給送來」；第二，隨後檢討會上，貧農趙存福說：「今天我才認識了地主們的心眼壞極！」，貧農趙增說：「地主們是蔣介石閻錫山的根子，咱們是共產黨八路軍的根子」，大家一致認識「團結起來力量大」，農會秘書趙即號召大家「參加農會團結起來闖身發財」。此次鬥爭勝利後，農會會員由六十餘名增至一百二十餘名了。新參加的很多是中農。現正準備大生產。（李三元）

反抗傅頑統治 豐鎮人民展開游擊戰

（新華社晉綏一日電）豐鎮人民普遍開展武裝保家運動，反對傅作義統治。豐鎮城附近某村人民富一秀，因家產被傅匪沒收，在他六十歲的老父號召下，自動聯合十餘個親友，在傅匪附近開展游擊戰，襲擊傅匪，獲得民主政府與群眾的援助，已消除傅軍的搶掠和為匪特務，已有多人在他影響下，已自動組織自衛武裝，購買三把鍘刀，準備了三把鍘刀，並抽設村幹部，消滅被群眾所發覺受到了處罰，除夕八路軍游擊隊進入豐鎮城郊，一老農自動引路，直到城邊，當勝利完成任務後，他又隨部隊回來，全村男女老少，半夜於大雪中紛紛歡迎。現在，人民武裝中豐鎮八路軍一直活動到豐鎮城郊，傅頑統治範圍已日見縮小，當地群眾一見八路軍偵察員、武工隊到來，立即派出人民參加擔負偵察，婦女幫助做飯縫衣。豐鎮人民普遍流傳一句耳語：「八路軍快反攻回來了！」

投機份子韓巨富 假公濟私欺壓群眾

（興縣訊）投機份子韓巨富，出身破落地主，父親在舊社會抗戰前，小生意，韓某現時是，終日出入賭場，抗戰開始後，混入革命陣營，先後在興縣任過區長、科長、市長、一分區剿匪總部秘書等職，日寇投降後，調到北路，曾任興縣貿易局長。當他任市長時，曾以低價買入城關南主李健唐無地址一段，去年他從北路回來，糾合數個朋友來借，小商人石富江等二人出資五十多萬開辦好錦坊，即後仍歸北路，當他不出錢坊主。當時錦坊不出錢來，辦得大發財，後經群眾揭發，承認四年，人說給其重新結帳，後經群眾評議他的外，另給私人建築房屋名義，他帶回巨款，給私人建築磚窯，用小錢，民眾買來的石頭，他即搬去私用，主人出來阻止，他說：「公家的石頭，我不是公家人嗎？」，小商人阻止了，將大批石頭公用，水路被他搬的水洞內。

民兵武裝十二人 擊退敵三百餘

（新華社晉中二十七日電）汾陽某村民兵、武工隊十二人，於二十六日上午十時，與閻偽軍保安團三百餘，「清村」配合汾陽保安團一個營三百餘人，企圖往某村搶糧，被村民兵武工隊十二人，預先設伏於東門窯洞，待敵進村時，即以擲手榴彈射擊，打死敵人二名，傷敵名，餘敵狼狽退卻，我民兵乘勝追擊，又俘虜一名。（延縣）

解放日報社論號召 粉碎將介石進攻延安陰謀

（新華社延安二十八日電）解放日報昨以「粉碎蔣介石進攻邊區的陰謀」為題發表社論稱：蔣介石已於十八號在「經濟危機」的內外矛盾中，因為他的一系列措施向更嚴重深刻化，他自己難以說明自己，又白白的掉了七個師，美國帝國主義無可奈何，他的主子美國侵略者所限期的六月三十日也已不能迫令他繼續向蔣軍的政府一批「整編」指揮，天天在中國政治經濟各方面的懈怠，將介石企圖一改初衷的苦頭於更加糟糕的「國防」，進入「國防」，從陝南、襄郊，在「國防」上已陷入「苦境」，十一個旅的兵力，和隴東、南線都已經有路攻陝甘寧邊區中分區，已侵佔了關中分區首府馬欄。社論指出，蔣介石的困難，比去年十一月還重得多，但是我們決不能因此大意。毛主席說的「狗急跳牆」，決不敢輕視蔣介石這種因窮途末路而瘋狂地撲向邊區和延安來的，保衛邊區的人民，保衛延安，一定要經過嚴重的戰鬥，必須積極準備三個月以至更長時間的戰鬥。社論號召：在蔣軍已深入邊區腹地的今天，我們應該檢查各地的自衛戰爭準備工作，首先是防空，特別要注意堅壁清野，其次是土地改革，它是取得自衛戰爭勝利的基本關鍵，因此必須是有計劃的要繼續爭取土地改革，同時要在生產準備春耕，繼續發展紡織，實行節約，加強對戰爭的決戰，求得軍民的足食足衣，使我們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從內地區到敵佔區 綏南軍民關係改進

（新華社綏蒙電）綏南八路軍檢查群眾紀律，糾正了過去某些不好的作風，從內地軍紀以來，群眾對八路軍的紀律，原先反映的那些錯誤已比過去大為改善。某村一個農民說：「人們都說八路軍的紀律好，一點兒不錯，他們給我們群眾挑水掃院子，今年住在這裏，處處都嚴守紀律，走時把房子打掃乾淨，借的東西都一一送還。」一群眾說：「我今年總算是沒有受損失。」（歐陽五）

……一月二十一日……向群眾承認錯誤……「我的土地……房子可讓群眾使用……他無法給抵還……」

神池三、四區 仍有公商高利採買農作物

（二分區訊）神池縣三、四區一帶此風仍甚流行。自去年臘月至今，在四區某村後營商店，小學及路家山、大小馬軍營及上八角等村，用布採買秋糧，全村不過二十幾戶的路家山，即放出了四十二疋布，上八角放出五疋，約定今秋交小米八大斗六升；放給一尺寬，三丈二尺長），約定今秋交莜麥五大斗五升，差不多一疋布……自生湧（大隊部）去「抓」，當時市價，但不照……記者：「二疋布（一尺寬，三丈二尺長）一正布（一尺三寬，四丈二尺長）」，放給二斗，一圾交小米八大斗六升……可見此事在群眾中甚有影響。

簡訊

（神木訊）駐神木某團家將軍丁某，持槍隊一部份由他們抓之壯丁，二月十日一晚即逃跑六人，壯高仁黑脈將事亦於同日逃跑兩名，敵將雖加防範，但逃跑現象仍繼續發生。

蔣軍高級將領 對戰局前途悲觀

（新華社延安二十八日電）據上海航訊：一月二十九日論民主報一「上海航訊」稱：國民黨高級將領中，存在着嚴重的悲觀情緒，記者曾和政府某旅參謀長會談，該參謀長說：「實在我們今後除了不幸而戰死，像我們這些高級長官，縱使僥倖不死，也會被俘擄。」……「我們在陣地上的部下也難以忍受。」……前幾天在中共方面的宣傳說，國軍要不是日本士兵不必戰死了，……事……蔣北邊受到的，……轉……政府……

海的……是戰場……戰役中……五十一師……第二十五軍……李宗仁……

要無賴頑抗公粮

惡霸康王生的陰謀失敗了

（興縣訊）一區青楊溝惡霸康王生，原有土地二百餘垧，抗戰後典出九十餘垧，自種一百三十垧，去冬土地改革中，將出典的九十多垧地退出來，從此就心懷不滿。徵公粮時，他故意將地名改了，本來在東個上有十二垧地，反他說是在山蛋花峁（因那裏產量低），羣衆給他提出意見，他不承認，反說：「你們幹部四垧頂三垧，好地頂壞地，就不說啦！」羣衆不受他的挑撥，問他指的是誰？他氣急了，大聲嚷起來：「公粮不用徵啦，我一個人出吧！」會場被他搗亂了，羣衆很不滿意，要求開會鬥爭他，在羣衆大會上，問他爲甚攪亂徵公粮，對他進行批評教育，他不承認錯誤，說大家冤枉他，激起了羣衆的憤怒，將他拉回家裏，要他將公粮拿出來，這時他弟弟出面，允許負責實報公粮。到了第二天，康王生去挑撥拉攏復員軍人康中全，他說：「我挨打是爲了你呀，人家給你分的壞地壞房，我不同意，和人家結下仇才挨了打。」同時又引誘康中全：「他們不給你好地，我給你好地種吧。」這樣，康中全就被他蒙蔽了，他跑到村公所對幹部說：「康王生病得很厲害，你們不去看看，打死人要抵命哪。」村幹部知道是惡霸搗鬼，沒有理會，後來他和康王生的弟弟告到縣政府，說村幹部打人，並僱扭架把康王生抬到司法科。縣政府知道康王生是個惡霸，根據實情批評他，康王生知道陰謀失敗，就偷偷溜回青楊溝。村幹部對康中全受了地主利用，也進行了教育，他恍然大悟，將地主收買他的陰謀揭發出來，並承認了錯誤，同時村裏召開羣衆大會，用這些教訓教育羣衆，提高大家的階級覺悟。（鄭森宇）

支配村政欺壓農民

惡霸王平英等狡猾陰毒

（本報訊）據「離石小報」載：離石擴幹會上檢討幹部思想，部份幹部對羣衆的生活與疾苦漠不關心，甚至有個別不良幹部受地主收買利用，出賣了羣衆的利益。會上以七區沙麻溝行政村爲典型展開討論：該村所屬屯里自然村惡霸地主王平英，以土地美女收買不良幹部，欺壓羣衆，敵佔期間王平英即掌握村政，離石解放後，村主任和各代表仍爲其掌握，並結合惡霸王繼幸（兒子在閻政權時代當過區長），橫行鄉里。中陽轄民張探生耕種他山平地五十三畝，去春提出要減租，王不讓減，還要奪地，張探生去找村主任和代表，反被大罵：「你這亂什麼，王平英出十幾石公粮，地要奪回自種，姓王的不種了你再種吧！」張又找農會幹事，農會幹事不敢給解決，說：「你村辦公的全是人家的人，咱一個不頂事。」張去找行政村村公所，村公所推給村主任去解決。張探生有苦沒說處。王平英爲了反抗減租，向農民奪地，又和地主王不喜用分種辦法收買行政村村長薛光興。先利用流氓王廷德拉攏村公所通訊員，以此通訊員爲橋樑，收買薛光興。對薛說：「你們將我的地奪回來，讓你們種不用出租子。」王並把自己的三畝平地種上莜麥給了村公所，又讓給薛光興三畝地不出租，薛回家時送給馬騎，王平喜又用他的兒媳勾引薛光興，薛思想腐化，以後即甘心替地主效力，將張探生種的地奪回。自此王平英兇燄更高。到了村公所後，村公所給燒點火如待貴客。他向薛提出：「張探生弟兄倆人，姊姊和妹妹的作風不正，這村不能住。」薛就把張探生全家七口人趕出屯里村，移住王家溝。張沒地種又無法生活，乃向分區農會和縣府申告，當時，縣府批給區上解決，區上不積極解決又推給村公所。王此時也引上村公所通訊員來縣告張，張又再次申告，閻縣長才親自給區上提出具體意見，讓澈底減租，區長才下去減了租，土地仍與給了張探生，但因未發動羣衆，問題仍未澈底解決。此次縣擴幹會上揭發出以後，大家對地主的陰謀詭計有了認識，熱烈展開討論。

閻區長也檢討自己：官僚主義，以前對薛光興不了解，只聽他亂嚷，使羣衆吃了虧。沙麻溝指導員牛貴正也檢討到：他開始認爲：他們壞是他們的，我不做壞事就對了，不提意見，如今回想起來實在不對，認識了這是對人民不負責任的態度。

臥羊村土地改革

兩天半就作完了

幹部包辦自私沒發動羣衆

（興縣訊）四區固賢行政村複查土地，發現臥羊村應分地的羣衆，不要地不安心生產。研究這個問題時，到該村做土地改革的幹部說：「沒有問題」，只責備羣衆落後，想要好地。後來經過詳細調查研究，發現該村土地改革幹部包辦，未發動羣衆，該村代表趙有才說，土地改革只做了兩天半就做完了，分配土地未經羣衆討論，先由幹部們在一起分好，在羣衆大會上公佈一下就算了，羣衆感到不公道，他們提意見。下鄉幹部就這樣說：一你們都謀好地，本想要，給政府留下。」羣衆無法，只好不要地。同時分地時，幹部自私。有兩眼窰，一眼好一眼壞，好的應該分給復員軍人，結果將好窰分給主任的侯媽（是個生活有辦法的潑婦），復員軍人不要那眼壞窰；農會幹事李來子，兩口人一個勞動力，分了二十九垧地、一眼好東窰，趙双是四口人一個勞動力，只分了三十垧零一畝地、一眼不好的西窰。（張好嵐）

靜樂泊水村群衆

清算合作社貪污賬

前任村長梁竊取羣衆鬥爭果實，藉辦合作社掩飾貪污

（靜樂訊）泊水村羣衆清算本村合作社兩年來的貪污賬，問題得解決。四四年泊水自然村向敵僞閻長惡霸調三維等共算出貪污款八百卅餘元（白洋），當時正是青黃不接之時，應立即分給羣衆，解決生產中的困難；但村長梁在農會同農會秘書李道德等私自商定貪污，梁某貪污了二百多元白洋，李某貪污了一百多元白洋。爲掩飾其貪污行爲，他們強迫羣衆用款子開合作社，羣衆不願意，梁在羣就給人戴帽子，說：「誰不願意就是破壞活動！」羣衆只得舉手讚成，當時合作社用了五個人，經理李補幾是這些貪污份子的一夥，李補幾有三個兄弟是逃避當兵也到了合作社。李道德當會計，跑外的是一個流氓，管賬的是一個舊政權財政局會計，老百姓叫他們做「吃國賬」。合作社主要做買賣生意，賣價很貴，比如一盒洋火在縣裏村同生合作社賣廿元，他們賣回即賣五十元，布一尺八十元，他們賣一百二十元（爲了好報賬，他們燒了同生合作社的發條，私用肥兒劑的假同生合作社圖章蓋上）。他們甚至不允許別人打餅子賣，以便於自己高價賣餅子。後來合作社才被迫向生產方向發展，但是在開始搞紡織，竟又剝削婦女勞動，如婦女紡下一兩綫錢到東村能賣八十元，回來告婦女價是卅元，這幾個貪污份子在生活上更是大吃二喝，當時青黃不接，大部分老百姓餓的吃不上黑豆糊糊，他們幾個人每天最不好的早飯也是跌（雞）蛋（白麵）片兒湯。每天紙烟不離口，三五天用一塊肥皂，吃飽飯後無事串門子，最後把合作社全部資本花的一乾二淨。合作社的這些問題，羣衆曾經向區上提過兩次，但區上官僚主義作風作怪，不深入澈底解決，某些區幹部反而向羣衆潑了冷水。當時全村人都來控告村長梁在縣（以後撤了職），在會上還指責了羣衆；去冬孫區長到該村進行土地改革，發現了此問題，但未深入了解，而且對這些貪污份子有遷就，因此只叫退出六十元白洋，未滿足羣衆的要求。最近區上組織了二十餘人的工作小組，到該村進行複查土地，首先開始逐戶的了解，每家一談起來，就是合作社的事情，並了解了全部真象。於是召開大會清算，羣衆對這幾個人的貪污行爲全談出來；共清算出白洋七百三十元，羣衆要他們全吐出來，李道德等無話可答，答應將錢全部退出。（馮靜卿）

節約

△磧口貿易分公司及直屬儲蓄、據棧、鹽棧共四個伙食單位，爲節約起見，現已改行小灶，三商店合併一伙食單位，可節省三個伙夫，每月可節省燒炭費二十二萬五千元。（武元杰）

△汾陽師訓班校部同志大家動手打柴、燒火、打飯，節省出一個通訊員。王寬、趙堀肯等十二個學生，在節約運動中徵得家長同意，願意生活費自給，以減輕人民負担。（汾路）

△汾陽聯合完小校長，人們叫他「抽烟大王」，平均每日要抽兩盒紙烟，此次響應節約號召，已下決心不抽紙烟。事務長問他時，他說：「在節約支援前綫的號召下，良心上抽不進去了。」事務長感動的也再不抽紙烟了。

解放區——新中國的模型

——原蔣閻軍將校們的觀感

金水

最近記者在晉綏軍區招待處，數次會見自去年七月以來放下武器的部份蔣閻軍將校軍官，雖處在農村裏，但他們的住室卻刷得異常整潔，帶家眷過來的人，和他們妻子住在一起，他們能和家人親友通信；每天可自由地在河邊、山頭上漫步，有時參觀集市，閱讀關於解放區或外邊出版的書報雜誌，自由發表意見。當記者初到那天，適逢他們開會討論蔣介石是否愛國的問題，他們引証「九一八」以來的許多歷史事實，爭論得很熱烈，最後一致結論是：「蔣介石並不愛中國，而愛他的東西洋爸爸。」

蔣介石嫡系將官六十七旅副旅長陳成武少將（黃埔五期學生）也說：「我過去想蔣介石不抵抗日本侵略，是武器不好，國家不統一，今天認識到自己沒有民衆立場，完全是錯誤的。蔣介石是個內戰獨裁賣國者啊！」

人格受尊重，生活受優待

我問起他們到解放區後的生活時，前閻軍官西南區總指揮楊澄源上將說：「人格受到尊重，生活受到優待，官兵放下武器，要回家或參加解放區工作，都由自己志願決定。」閻軍六十九師副師長王熙明少將告訴我他剛放下武器時的情形：戰鬥正打得激烈時，一個八路軍戰士持槍衝到我面前，我當時想自己是個高級指揮官，一定活不了或被侮辱，不禁恐懼，這戰士問：「你是誰？」我答：「副師長。」他馬上把槍放下，臉帶笑容說：「你現在解放了，不用怕。」從火綫到村裏，一路遇見八路軍的指戰員都熱情親切地安慰我，一見到連長指導員時：他們問寒問暖，問我丟掉什麼東西沒有。同我一起放下武器的軍官，沒有被蓋和日用品的，馬上就發給一棉被、肥皂、手巾、牙粉和紙煙，生活一直受到最好的待遇。他說：「好像一個人淹在水裏，被人救起，給他好衣服穿，好飯菜吃，他一輩子也忘不了救命恩人的。」

解放區有無窮盡的巨大力量

他們對解放區後勤知道的體驗，解放區軍民無窮盡的巨大力量，已給予強烈的印象。六十七旅參謀長王樹民說：「在貧困的山地，能在戰爭中組織到自給自足，軍民有吃有穿，實在不容易。」汾孝戰役放下武器的閻軍將校稱：他們到解放區後認識一個真理：「八路軍爲什麼能打勝仗？主要原因是解放區實行民主與土地改革，軍民自覺自動團結參加戰鬥與生產建設，後方異常鞏固，八路軍能將全部兵力放在第一綫上。」他們在離石高家溝住過一地主家裏，看見土地改革後，地主生活仍然過得不壞，「證明外邊對解放區土地改革與清算的造謠汚衊，全是謊話。」閻軍三十四師副官處長楊掄元上校讚揚：「解放區是從古未有的好社會，新中國的模型。」

（下接三版）

神池銀洞窯

得到土地後的婦女

做軍鞋又快又結實

（一分區訊）神池銀洞窯婦女，做軍鞋又好又快；得到區上的獎勵。該村一帶的習俗，正月裏除三五天外，都是「忌針」的，可是去年臘月底發下了軍鞋二十六雙後，該村婦女也不講究那些迷信了，正月初就把其他活都放下，趕快的做，並比賽誰做的更好；不到十五都做齊了，送到區上，沒一雙交不上。她們說：「過去年年初五忌針，怕『窮神』送不出去，結果是幾輩子也沒有翻了身，現在得到土地，扎下了翻身的根子，再也不怕什麼窮神了。」有的婦女說：「做得結結實實的，讓前方戰士多穿幾天，多打死幾個頑固。」（陳平）

興市騾馬大會期間

抗烈屬受到招待

興縣市府與貿易總公司，在騾馬大會期間，特設烈抗屬貧苦農民招待所，五天內共招待過一百九十一人，每人每晚可節省一千元住店費；而且住房比一般客店暖適，事前貿易總公司專僱了兩個廚夫，燒暖五間大房。住招待所的烈抗屬和貧苦羣衆無不稱讚。

簡訊

河曲二區滑河四個行政村有六百餘羣衆參加掏碗碴，兩個半月中出售碗碴十二萬餘斤，換回棉花一千一百斤和小米一千四百五十石；每人平均獲利兩石四斗一升，打下今年生產的鞏固基礎。（張俊信、高天性）

軍政幹部學校

舉行民主大會

（本報訊）軍政幹部學校於二月三日開課後，爲了貫澈從實際提高到理論的教育方針，各隊首先舉行民主大會，校部各負責同志均親到各隊參加動員，並說明民主大會的意義，並着重解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原則。經過校首長的誘導啓發及同學們熱烈體會，打破了部份同志的疑慮，如「說了不頂事」，「自己是錄級幹部，和排長在一起說，怕影響威信」等等。大會正式開始後，同學們即踴躍報名發言，如第三隊在前九天內發言者達五十五人。大家對領導作風，軍政民關係，供給衛生工作，俘虜政策等各方面，都進行了批評與反省，並提出了不少具體問題。現大會正在繼續進行中，個別單位已進入結論階段。（明）

抗議蔣政府法西斯暴行
北平學生將罷課遊行

（新華社延安二十八日電）蔣政府在平非法逮捕二千餘市民的法西斯暴行，已激起學生界的猛烈反抗。據美聯社北平二十七日電：國立清華大學學生千餘人，號召舉行總罷課，並遊行示威，抗議同學被捕，要求保證同學今後的安全。同時，宣佈拒絕參加二十七日開始的學校考試。由於過去一週來廣泛逮捕所引起日益增長的憤慨，國立北京大學及中法大學已決定參加這一運動。清華某負責人語美聯社記者稱：歷史系二年級學生王星川（譯音）因被懸有「嫌疑」被捕，十天後，已於昨日釋放。聯稱：學生同意於同學釋放四十八小時後恢復考試，但仍堅持罷課，直至平市軍政當局保證學生安全及人民自由為止。清華學生自治會稱：華北學院學生三人及中外出版社經理，均在最近的搜查中遭逮捕。

各地學生代表到達上海
籌組全國學生抗聯會

（新華社延安二十七日電）據渝文匯報載：全國學生抗議美軍暴行聯合會正積極籌備中。平、津、京、杭各地學生抗聯代表已於十八日陸續抵滬，與滬學生抗聯取得聯系，籌備會總會決定設滬，並已分電渝、蓉、漢、昆各地學生抗聯，派代表來滬共同籌備。

（新華社延安二十八日電）據塔斯社上海七日電引滬報消息：全國學生抗議美軍暴行聯合會籌備會發表宣言，號召全國學生團體參加這一組織，以行動抗議美軍繼續駐華，美軍以軍火供給蔣政府及錯誤的美國對華政策。宣言表示堅信全國學生將參加鬥爭，並開展「新的愛國運動」，以獲得中國的獨立。該宣言指出蔣政府必須立即停止徵兵，廢除徵實。

（新華社延安二十七日電）渝訊：重慶學生抗議美軍暴行聯合會十月二十七日招待各界，各界人士到百餘人。抗聯主任報告抗暴工作在遊行後，並未鬆懈，雖在學校考試中，亦在積極進行。他說我們要求美軍退出中國，也要求取消不平等的中美商約，這是全國人民的要求，我們必須達到目的而後止。他沉痛指出，他們的工作，會受到國民黨反動派的重重打擊、壓迫、分化，如南山中學竟開除該校參加此一運動之金智忠同學，他說：「我們愛國有什麼罪？難道愛國是不應該的嗎？」說至此，淚流滿面，泣不成聲。與會各界人士徐崇林、沈鈞儒、吳宗[illegible]等，一致表示，決以全力支援學生愛國抗暴運動，並當場發起捐款，數達五十九萬元。

新華社記者
斥蔣記班子顛倒黑白

（新華社延安二十七日電）蔣記國防部發言人二十五日發表了無恥透頂的談話，昨日（二十六日）彭學沛又發表了荒謬無倫的答記者問，新華社記者對此加以評論稱：

蔣記班子由頭目到嘍囉，俱是一派流氓手法，他們歷來否認的恰正就是事實上存在或正在成為事實的，他們說要做的，恰正是他們所決不願做和決不會做的，而他們說不做的，恰正是他們所要做和已經做了的。一句話，黑的變成白的，白的變成黑的，就是蔣介石一黨的宣傳規律。如所週知，蔣介石去年矢口否認蔣管區會有經濟恐慌，今年就來了大恐慌，明明是自己造成了經濟恐慌，却要把責任推到中共身上。他滿口仁義道德、新生活，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就是男盜女娼的贓官汚吏賊竊子。他自以為是正統，應該傳之子孫，萬世勿替，但公正的美國人，就說他只「是個怪物」，是「驅使全國走向自殺制度的寄生蟲」（二月十九日紐約下午報）。這回魯南會戰，蔣家宣傳班子先是大吹大擂說，「陳毅部隊被殲十六個旅七個縱隊」，而這回「被殲」的，正是蔣記七個整師，李仙洲被生擒活捉。所以彭學沛出來否認魯南打了大收仗，正是魯南實在打了大收仗，蔣記國防部發言人「否認」向延安發動攻勢，就是如撒謊頑子蔣介石，一面發出鬼臉邀請中共參加「改組政府」，一面頒發十二月卅日密令一樣，就是自陝甘寧邊區實在發動了攻勢。請看事實：當李仙洲下馬就擒前的一星期，胡宗南就出動了七個旅十三個團兵力，進攻邊區的關中分區，侵佔了馬欄，並由晉南抽調主力整編第一師等，四渡黃河。至於該國防部發言人胡說什麼「該方戰事已告一段落」，正說明蔣記强盜正在盤算如何重新佈置，妄想掩蓋其窺犯延安的濫動。自然，他們的如意算盤能否如願以償，李仙洲就是前車之鑑。蔣軍在任何卑汚藉口下侵佔的地區，解放區人民必收回，這甚非一句「告一段落」的荒唐文章所能了事。該國防部發言人又胡謅什麼「關中販毒」云云，這正是以販毒為生的青紅幫小徒弟出身的蔣介石顛倒黑白的慣技，流氓手法，路人皆知，不值一笑。

楊尚昆同志發表談話
反對獨夫盜竊救濟品
要求將二億元救濟物資撥交解放區

（新華社延安二十六日電）新華社記者頃就蔣介石政府要求聯總救濟中國價值二萬萬元美金的工業農業物資換為棉花小麥，以便在市場上出售謀利事，走訪中國解放區救濟總會負責人楊尚昆氏，承楊氏發表談話如下：

蔣介石政府這一要求，實際上是企圖盜竊屬於中國人民的救濟物資，謀取高利，以挽救其日益崩潰的財政危機，和用以進行內戰。中國解放區救濟總會及解放區人民，堅決反對蔣介石政府這一無恥的企圖。

在中國解放區中，蒙受戰爭災難應當獲得救濟的人，佔中國全部災難民四千二百萬的二分之一以上，即二千一百萬。在聯總運華後救濟物資總額五億三千五百萬美金中，解放區受難人民應當獲得二分之一或至少五分之二，可是國民黨一黨包辦的救濟工作，以救濟物資為其一黨獨裁的政治武器，歧視解放區廣大受難人民的需要，因此，雖然聯總已運到中國一百五十五萬噸救濟物資，但分配於解放區人民者卻不及百分之二。行總盜竊了我們的食糧、衣服和其他救濟物資，來支持國民黨的內戰政策，早已為鐵一般的事實所證明，糾正這種違反聯總基本條約精神的情勢，實行公平救濟，不加歧視的原則，就必須把現在僅餘的二萬萬元救濟物資，全數撥交解放區。我們有完全充分的理由和權利，反對蔣介石政府調換棉花小麥的要求，並要求聯總當局拒絕蔣介石政府竊奪解放區人民救濟物資的可恥計劃。聯總假若還沒有完全忘了自己的政策，能夠重視人民的需要，而不分種族、宗教、政治信仰之不同，公平分配其救濟物資的話，聯總中央委員會就需立即否決蔣政府的要求，並將此二萬萬餘美元全數撥歸中國解放區的災難民，與本會代表協商，建立直接聯系，進行對解放區災難民的善後救濟工作。因為經驗證明，國民黨一黨包辦的行總，是決不能扣負公平救濟任務的。

解放區所需之救濟物資，本會曾於本年一月向聯總中國分署提出了詳細的計劃，並詳列所需各項物資之比例。我們要求聯總批准本會所提之計劃，並立即施行。中國解放區人民需要救濟的主要是醫藥、農具及各種工具，蔣政府所要求的小麥、棉花，完全不是為了人民的迫切需要，而是為了統制者四大家族的利益，來謀取高利，他們將用此項小麥與棉花，充作內戰的戰費。

我們要求聯總立即採取措施，停止這一對中國人民不利的行為，否則，那就無異於聯總公開以救濟物資援助蔣介石進行內戰，全中國人民是會堅決反對的！

反對新血眼

（新華社延安二十七日電）解放日報以「反對新血眼」為題，發表社論稱：蔣介石為了「解救」最近的財政金融恐慌採取的「緊急措施」，一是實行「國家」即四大家族戰時全面管制，二是求美國進一步的幫助，要求聯總將兩億美元的工業機械等救濟物資換為棉花小麥，以便銷行黑市，充做內戰戰費。聯總認為只要蔣政府能「保證其所得之棉花用於有此項需要之農民，而不任其流入黑市」，就可以「批准此項計劃」。社論指出：聯總宣佈的宗旨，是不問種族、政治信仰的差異，不加歧視地救濟各國的災難民，中國解放區因戰爭而受災難的人民，佔全國半數以上，但所得救濟物資只佔聯總運華物資的百分之二，而送給國民黨地區的則絕大部份落入四大家族之手，作內戰之用。蔣介石此次所謂購買棉麥計劃，如果聯總竟准批准，流氓棉麥勢必流入黑市，擴張內戰財政的無底洞。社論於此回憶十四五年前的往事稱：當一九三二年日本侵略者已建立了偽滿，東北義勇軍在黑龍江陷入窮境的時候，蔣介石却用全力進行內戰，美帝國主義便於當年十一月三十日給他以一千三百萬美元的所謂棉麥借款。一九三三年，日本攻陷了山海關，打進了熱河，當時中華蘇維埃政府發表宣言，號召「願在三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但是蔣介石仍是放肆「剿共」，美帝國主義又在六月四日給蔣介石一筆五千萬美元的棉麥借款，當時蔣介石也說借款項一定用於生產事業，但據美參院軍需調查委員會主席雷氏證明，這款項全部用作購買軍火和飛機。社論力稱：蔣介石今天又要來一個二萬萬「棉麥借款計劃」來「穩定經濟」了，中國人民決然沒有忘掉歷史的慘痛教訓，必然要起來堅決反對蔣介石這一新的殺人幫助，同時警告美國當局：「二萬萬美元」對於蔣介石政府最多只能抵當二十四天，是毫不頂事，但對於全中國人民，卻又將在舊賬之上滾上新仇。這將是一筆新的血賬，中國解放區人民有充分的理由和權利，要求聯總拒絕蔣介石這一無理要求，並批准中國解放區救濟總會提出的計劃，將二萬萬美元的救濟物資全部撥歸解放區災難民應用，否則，中國人民將永遠認定聯總只是美帝國主義干涉中國內政殘殺中國人民特別是中國災難民的可恥工具。」

僅為抵華物資百分之二
聯總救濟解放區物資

（新華社延安廿六日電）據上海合衆社報導：最近由烟台、石臼所撤回之聯總聯絡人員稱：聯總救濟解放區物資，僅為抵華物資總數百分之二，運至山東解放區者僅為運至山東省救濟物資總數的百分之十八，而山東國民黨區人口僅佔全省百分之五，却得物資百分之八十以上。解放區極需農業機器，但所得者僅十八箱。該地醫院病床及外科器材極感缺乏，大部醫院無消毒表或外科用的手術刀，某一醫院僅有日人留下的小刀一把，且因用過久，已無用處。

全國銀樓業代表
向蔣政府請願

（新華社延安廿八日電）據中央社南京訊：全國銀樓業聯合會及上海銀樓業公會及各地銀樓業聯合會代表卅餘人，於廿七日由滬搭車抵京，今日請願，要求蔣政府當局修改使銀樓金店歇業之處理辦法。

認清了蔣介石的真面目

他們到解放區後看了許多報導國民黨真相的書報，蔣介石是掛「三民主義」的招牌，幹賣國獨裁的勾當。王翊民上校說：「蔣介石的民族主義先引進日本，現在又引進美國帝國主義，民權主義是基本自由和生命都無保證，民生主義是滿目瘡痍，連救濟物資都被大官僚軍官貪污了。」他們已了解政綱等幾讓不能實現，完全是蔣介石背棄信義，因此「領袖」的「尊嚴」與「威信」，在他們眼中已一錢不值，他們認為，蔣介石總崩潰就要來臨了。

他們初認識到國民黨和共產黨本質不同之後，很多人深悔過去糊塗，閻軍中陽、石樓[illegible]隊，司令張居乾少將告訴我：他過去以「氣節」自居，在中陽放下武器第一二天，曾想自殺，沒有實現的機會。他說：「現在想起來，覺得自己糊塗，為蔣介石、閻錫山而毀滅自己，對自己對人民是罪惡，是一點「氣節」也沒有的。只要不為賣國賊當奴才，為人民服務，才是真正的英雄氣慨！」

（上接第二版）

和民兵打仗，也是天天挨打

特別使他們感到興趣的，是解放區民兵麻雀戰與羣衆的空室清野。前閻軍六十九師等軍官們合閑桌邊談了一夜，他們說閻軍在孝義打仗，二戰區長官部沖鋒槍隊中隊長劉季秀率主力不過半里路，就被民兵活捉了。他們和民兵打仗，實在感到頭痛，民兵是越打越多，還打散個那村數十個，小部隊被吃掉，大部隊他就跑光了，每到一地，找不到吃和住，你一走開，民兵後面就打起來了。前四十六師二團團長魏卜臣上校說：「我們正規軍和民兵打仗，也是天天挨打，莽得疲勞要命。」這裏他們說了一個動人的故事：偽軍一個副團長牛德修到後方，預先就準備好逃跑的便衣和路條，一晚，到半夜，看到四處沒有崗哨，可是，第二天上午，就被民兵押送回來了。八路軍仍以誠相待，他們說：「人民的敵人要想進入解放區是困難的，放下武器的人，要想逃走也不行，再不想逃跑了。」現在，牛德修已進軍官教導團學習。

前閻軍朔縣[illegible]團團長陳深上校說：「八路軍是到著為人，改造人的思想。」他以自身為例：他在朔縣戰鬥中右腿受傷，被解放軍戰士找擔架抬他，給他醫治，到興縣，給他吃白麵，請醫生給他醫治，照護擔架的戰士吃小米，有時住在農村裏，給白麵雞蛋吃。到後方醫院後又患傷寒病，醫生護士夜以繼日的耐心護理，把他的病和傷口醫好了。他當時想：「世界上還有不爲自己享樂，而願爲曾與他打過仗的人服務。」他現在了解八路軍把他看作一個公民，慢慢改造他的思想。他說：「在解放區事實的教育，比讀二十年書也强。」

尋王：[illegible]

侯[illegible]

離校返鄉的兩位同志

徐穎

在實驗學校學習的區村幹部，經過了幾個月的工作檢討，反想反省，都有很大的進步，當他們離校時，都誓言：回去後好好工作，為老百姓辦事。回到工作崗位上後，確認真實行着他們的誓言，現僅知道的兩位同志的材料，略述如下：

高五兒奪槍捉俘虜

陽曲某村民兵中隊長高五兒是個活潑、熱情、勇敢的好青年。在學校中，當陽曲的同志們討論加強對敵鬥爭時，他說：「我這次回去一定要加強對敵鬥爭，去奪敵人的槍械，還要收拾復仇隊。」當高五兒離校返鄉工作後，正遇我軍反擊陽曲閻軍，初四日的晚上，他自報奮勇當×部作嚮導攻打水鎮的閻軍。激夜的行軍後，拂曉清東的村落戰便開始了，高五兒緊跟在一戰士的後邊，他的雙眼盯着前面陣地中的閻軍，當我軍的炮彈「轟隆」的發出後，他看見閻軍的陣地亂了，烟霧迷漫中他猛撲了上去，一個閻軍倒地了，一枝嶄新的七九槍便握在他的手裏，佩帶着上等兵領章，頭上受了傷的他便作了他的俘虜。有了這枝七九槍和漂亮的美國子彈，高五兒可氣壯極了，他拿着槍，和他的民兵弟兄們不分晝夜的活動在閻軍的據點附近，三天後一個星光明亮的夜裏，高五兒和他的民兵弟兄在離閻軍三里遠的××溝，又先後捉住了一個閻軍便衣和

一個積極的「復仇隊」。

張來全宣傳收大效

陽曲某村民兵小隊長張來全，過去作風不好，工作中常發脾氣，這一次學習後，回村工作態度轉變，見了人和氣謙虛。當時閻軍正向我區侵犯，他村的群眾非常恐慌，「變天」思想十分嚴重，他回去後見人就說：「閻錫山是秋後的螞蚱成不了事，八路軍力量大，打仗有計劃，閻錫山還不禁收拾。」由於堅持都覺得張來全轉變好了。所以群眾很相信他。

某某村因受閻錫山的欺騙宣傳，一些人參加了「復仇隊」，張來全就跑到這些頑固份子家裏，大大宣傳我們的寬大政策，張三只婆姨被說得感動了，但心裏總有點不願信，張來全立即給他寫好了一張保證書，又寫好信，張三只婆姨就拿着信把參加「復仇隊」的丈夫叫了回來，同樣辦法有生的婆姨也把參加「復仇隊」的馮有生叫了回來。村裏人喜歡的說：「張來全學習回來可變好了，工作也有辦法了。」

別人扶我一尺，我該扶別人尺五

——紀翻身農民劉亮——

任寰撰

半窮漢滾乃河堡村莊，有個劉亮，他今年五十九歲，是一個誠實爽直的老漢。個子很高，有一雙大而明亮的眼睛，長滿半臉硬鬍子，說起話來，聲音宏亮有勁。他一談到他的翻身故事，就快活的手舞足蹈。

舊社會長工還債

他自小就替地主當長工，飽受痛苦和辛苦，一直到三十二歲，家裏還是吃上頓沒下頓。本村有個張長鎖，是個有名的大壞人，他勾引劉亮學上了賭錢的毛病。一輸了就到處借錢，自己又不識字，一次借了宋家娃十二塊錢，張長鎖替他寫成了四十塊。這樣他就常常受債主的逼債和欺侮，在還債務的壓迫下，他賣了三十二年受苦賺下的幾畝地，全部變賣了。還是還不清，怕人家逼，弄得改名換姓，替他主當長工，連自己的娃娃也不敢承認是他的兒子。總說是個好心人，日子雖然過的慘淡，卻絕不三心二意，夫婦共甘共苦，一家人沒有拆散。這對於他的窮日子裏，多少增加些生氣。

新社會農民翻身

二十九年七月，他家裏窮得三天沒進一顆米。幸而農會給發了幾斤豌豆，才救了他的命。當年冬天的一個晚上，高指導員去訪問他，告訴了他政府減租減息的法令，他滿心的喜歡，因為幾年來他所付出的，早已超過了本錢的幾倍。幾天後，乃河堡二十多戶窮苦人，在他的領導下，進行着宣傳，開會和鬥爭，所有借契全都要了回來。為了紀念這件夢想不到的事，他那捲文契，至今還保留在身邊。

三十年春，他領開闢荒，每天五更就起來，他出山砍柴，耕地，除了租地十五垧，還開了四畝墳地。秋收時他打了九石多糧，還有不少的山藥蛋。第二年，他買下兩半個牛，將閻落過，就趕着牛去地裏翻土。他樂得對老婆說：「風順啦，快受吧，越闊越有心勁啦！」

不忘恩，熱心擁軍

三十三年夏天，他又開了十幾畝荒地，收獲三十大石，冬天又買下了三十一垧，還娶了兩房媳婦。

特別令他興奮的，是被選爲農會的委員。集公糧，做軍鞋，是他心裏緊記着的兩大任務。他常勸別人說：「兵無糧不能打仗，穿不上軍鞋，上不了火線。」對於自己的媳婦，更是再三囑咐：「做軍鞋，要結結實實，這和性命有關，戰士們穿上鞋，要能爬幾個山頭不壞才行。」

他工作很緊張，常對人說：「我的精神是八路軍給提起來的！」村裏一些老鄉，因為怕用差不肯背擔架，他獨自發了毛驢，綏東戰役時，他曾一連出差了二十三天。

乃河堡是個靠大路的村莊，因此軍隊過往頻繁。他除了招待過往軍人在家居住外，還將新蓋起的棚圈，盤了一個能睡二十多人的大炕，軍隊住宿在他家時，他怕媳婦不懂事，常叮嚀說：「隊伍來了，要吃甚就給甚，要小心招待，千萬不要不高興，咱是靠八路軍翻身的，軍隊要能安心打仗，咱才能安心過活。」

敎子歸隊

一天，他二兒告病假回來了，病好後遲遲不肯歸隊，他一面教訓，一面安慰地說：「娃兒，好好去幹，咱要沒有八路軍，生活怎過得美了？你要不去打頑固，誰該去呢？打垮了頑固軍，再回家，咱一定好好款待你。」孩子感動了，第二天一早就高高興興地歸隊去了。

幫助大家都翻身

對於村裏貧苦農民，他常常拿出小米無條件地借給他們，有時還借出穀子。對於二流子，他一面進行勸說，一面又借給他們豌豆，讓他們磨豆腐生產。

他自己是抗屬，但他拒絕了優待，還給別的抗屬代耕。他心裏常常這樣想：我自己是吃過苦受過難的，現在翻身了，也希望別人都能跟上自己。別人扶我一尺，我該扶別人一尺五才對。

副刊

雪地赶驢去勞軍

李株

呼呼的風吼沙沙的雪飄，
大路上獨行無聲人烟少。
衣白帽白鬍子白，
甚麼人趕毛驢走過來？
手拿着鞭兒他把驢吆，
鞍架上半紅半白豬肉膘。
相遇在一塊他把話問：
「同志，前村可有八路軍？」
「前村有咱八路軍，
不知你問的那一部份？」
「我問的××團三營第八連，
十班的同志全都認識咱。」
看神情聽話我明白了：
老人家要去慰勞。
「前村就住的××團，
老人家出門怎不看天？」
「同志，到窯房避避你聽我講，
提起這事來話不完：
「家住三區沙崩村，
三輩子都是受苦人，
「租種張萬財三十垧地，
新租舊欠驢打滾利，
「無冬無夏受個餓，
整年整月衣食愁。
「四零年建立起新政權，
咱受苦人翻起來把租減，
「張萬財一腳踏進門裏來，
板限我按工薪錢半口袋，
「咱們的事兒商商量量辦，
沒吃沒穿不跟你爭論，
「「銀來的不正不長遠，
八路軍在山西不出二年。」
「半口袋糧食放在眼前，
甜言蜜語哄的我心歡，
「人家開會我躲得遠，
人家減租咱沒減。
「還是那無冬無夏受個餓，
還是那整年整月衣食愁！
「四三年我村住下八路，
隊伍開荒鬧生產。
「看見我沒吃沒穿沒把身翻，
同志們問長問短問根源，
「我老漢人老心死轉不開，
真苦實情沒敢吐出來，
「同志們張家擔了李家出，
知道是半口袋糧食把我哄住。
「指導員一夜沒睡覺，
心上的疙瘩可給解開了：
「說甚麼吃穿不顧我窮難，
年節下孩兒們沒口餃子饃。
「大雪紛飛臘月天，
父子們前吊半皮後揹着。
「六月暴老天不給落雨水，
父子們站在地畔抹眼淚。
「年年打下那金黃穀，
年年地主收進倉。
「窮擔着春來秋還着秋，
受到甚時才是盡頭？
「說甚麼窮人要把良心講，
地主們本是黑心腸！
「一口氣減回租糧六石，
除吃買地三垧半。
「十班的同志住在咱家，
口糧籽種全都幫助咱，
「打柴挑水帶推磨，
實打實受把工變，
「人說軍民好比一家人，
我說咱軍民比一家親！
「去年隊伍下山反攻，
十二垧陽坡地留給我種，
「喜的我老漢心裏開了花，
還給我留下兩個小豬娃。
「隊伍下山有一年半，
白日黑夜我把親人盼。
「大前日二小子支差轉回村，
說是前村的隊伍有熟人。
「恨不得一步跨上前，
恨不得立刻見上同志面。
「殺了公雞留下母雞，
三十斤麥子一夜磨起。
「雖說是豬肉只有四十斤，
千里的鵝毛表表咱的心。
「路程相距三天整，
備上毛驢就起程。
「要告訴同志們光景過的好：
我老漢早把身翻了，
「前年隊伍下山反攻，
我給隊伍看守好收成，
「今年的糧穀黃滿山，
富富餘餘吃到明年，
「豬娃長大早賣了，
賣開毛驢新喂搗，
「不是共產黨和八路軍，
千年的窮苦怎會翻根？
「打上燈籠去尋找，
我不到隊伍將比八路好！」
腳落在雪上咯吱吱響，
老人家的話兒印在我心上。
雪蓋住山來又蓋住村，
蓋不住老人愛軍的心。
拉話拉得怪親熱，
拉出煙來我們對個火。
呼呼的風吼沙沙的雪飄，
「嗑唦！」一聲他又走了。

四七、一、十八於水頭鎮。

血海深仇

——目擊閻頑軍強姦女孩記——

孫穆

一天下午，我們和王區長，及四個民兵悄悄地走進了高白村郊，我們隱蔽在密密的果樹叢裏，分散着躺在樹叢的墳堆後面。天空瞭着幾朵白雲，遠方樹梢慢慢飄着淡淡的烟霧，村裏常常傳來幾聲槍聲。

砲樓高地，一個哨兵在徘徊，掛着刺刀。

「老韓：你看那邊是什麼？」區長低了嗓子說了一聲。我順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見三個人影在追逐，前面奔跑的是一個小女孩，她手裏像是提着什麼東西，後面二個士兵拿着槍在追趕。突然一聲慘叫「媽媽！救命！我緊握着槍，瞄準野獸們打了兩槍。在遠遠的那邊也回了兩槍，一切又歸沉寂。

第二天清晨，我又爬向山頂，眺望高白村郊。我希望能夠再看到那個小女孩，使我放心：她是安然無恙。但是，什麼也沒有看見。

下午有人從高白村來，我詢問他昨天所發生的事。他說：「那十五歲的三妞，被閻錫山的「忠義隊」的一個上士和中士強姦斃命了。」接着他又告訴我們：「昨天黃昏，三妞從姥姥家回來，走到村外遇了兩個喝醉的閻頑軍，將她追逐到牆角，兩個輪流強姦，她叫了一聲，那野獸們就把她口給塞住了，後來聽說有八路軍，兩個頑軍就慌忙逃走了。臨走時狗的心真狠，臨時她下部打了兩槍，孩子當時就氣絕了。今天早上才發現屍首，血淋淋的真慘極！」

王區長憤怒地叫起來：「強盜，比強盜還沒有人性的東西，我們一定要替三妞報仇！」

「是的，我們要替被閻軍、蔣軍、美軍侮辱的姊妹們報仇，要拯救呻吟在蔣管區的苦難人民！」